

美國密西爾女士著
傳東華譯

亂

下冊

上海龍門聯合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七版

亂

下冊

每冊定價國幣

圓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譯者 傅東

發行人 嚴幼

華芝

出版者 龍門聯合書局

龍門聯合書局
茂名北路三百弄三號
電話三〇二七七

總經理處 龍門聯合書局

龍門聯合書局
河南路二一〇號
電話一七六七四

分售處 龍門聯合書局各地分局

龍門聯合書局各地分局

「聽見是。」

「愛得看覺得非常詫異。」

「你在馬崗的時候，看見過衛家的英弟跟？」

「希禮的消息嗎？」

「哦，媚蘭小姐，你知道的，我如果聽到希禮的消息，我會馬上到馬崗趕到這裏來報告你了。」扶瀾責備說：「不，她們並沒有什麼消息，不過——可是你不要替希禮着急罷，媚蘭小姐，我也知道你好久沒有接到他的信了，可是一個人關在牢獄裏，你是不能希望他寄信給你的，是不是？不過北佬牢獄裏的情形不見得跟我們牢獄裏這麼不堪的，他們在那裏，到底吃是吃飽的，藥是有的，被蓋也有的，他們不像我們這兒，我們連自己都還吃不飽，再不要說俘虜了。」

「哦，他們北佬有原是有啊，」媚蘭十分悲苦地說道：「可是他們不見得會分給俘虜的，你總也知道他們不會這麼，是不是？甘先生，你剛才說的話，不過是安慰安慰我罷，你知道我們的人在他們那裏，凍得要死，餓得要死，有病沒有醫生，沒有藥，隨便他們死去，都因為北佬實在恨我們極了，哦，這些北佬怎樣能够滅了他們才好呢？哦，我知道希禮現在是——」

「你不要說這種話罷，」思嘉心驚肉跳的嚷道：「因為她只要沒有人提起希禮的死，心裏總還留着一線希微的希望，但是她一經聽見人提起這句話，她就彷彿覺得希禮就在說話那一刻兒死去了。」

「現在，衛太太，你不必替你家衛先生擔心，」那個獨眼的兵士安慰她說：「我是一開仗就做了俘虜，後來才交換回來的，我在俘虜營裏的時候，他們給我吃肉，吃烤雞子，吃熱餅乾——」

「我想你是一個說謊家，」媚蘭帶着一個隱約的微笑說：「思嘉從來沒有看見她對男人這麼高興過，」你自己想是怎樣？」

「我也是這麼想」那獨眼的兵士說着拍着腿大笑起來。

「你們大家要肯到客廳裏去，我來唱一則聖誕歌給你們聽聽，」媚蘭急乎要換一個題目說說了，「那把鋼琴是北佬拿它不動的，現在它走音得很厲害嗎，蘇綸？」

「很厲害了呢，」蘇綸一面回答着，一面向扶瀾拋去了一個微笑。

可是當大家都到客廳裏去的時候，扶瀾卻把思嘉的袖口拉了一把，留在那裏沒有走。

「我可以跟你私底下談句話嗎？」

思嘉一時間覺得莫明其妙，當是他要跟她提起牲口的事了，便暗底下下了個決心，要對他扯個大謊。

等到大家都走完了，就剩他跟思嘉兩個站在火爐邊，他就立刻失去了臉上那種假裝高興的顏色。思嘉一看他那樣子，竟像個老頭兒了，他的面孔乾燥而枯黃，像是陶樂草地上飄蕩的落葉，他的鬍子稀疏而蓬亂，並已染上了點點的灰白，他心不在焉地一面按着鬍子，一面侷促不安地咳了幾聲假嗽，這才開口來。

「我對於你媽覺得很傷心，思嘉小姐。」

「請你不要提起這事罷。」

「還有你爸爸——他一還就是這樣的嗎，自從——」

「是的——他一還是這樣的——他是失——」

「他當然是捨不得，媽的。」

「哦，甘先生。」

在看樣子是沒有月信

「也許我可以幫你一點忙的，甘先生你女兒嗎？她們——她們聽見了。」

「那末好罷，」扶瀾方才開了口，又把鬍子拼命搖了搖。

地盤上——

「恩，思嘉小姐，我的意思是

想向他去求求蘇綸小姐呢。」

「怎麼你，」思嘉覺得很驚異而又好頑地喊道，「難道你到現在還沒有跟爸爸提過蘇綸的事嗎？你是追求她好幾年了！」

扶瀾紅着臉，怪難爲情的咧開嘴來，又變得像個怪害臊的孩子一般了。

「恩，我——我還不知道她到底要不要我呢，我年紀比她大得多，而且——而且陶樂是有這許多漂亮小伙子在這裏包圍的。」

「哼！」思嘉暗底下想道，「他們是包圍我的，不是包圍她的呢！」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她到底要我不要我，我從來沒有問過她，可是她一定會知道我的情感的。我想——我想我應該去求郝先生的允許，並且把實情告訴他。實情是，思嘉小姐，我現在是一個錢都沒有了，從前我曾經有過不少的錢——請你原諒我說這種話罷——現在我除了騎的這匹馬，穿的這套衣裳，什麼都沒有了，因為我當初去入伍的時候，我把大部分田地賣掉了，買做聯盟州的公債，現在你知道的，這些公債是連紙錢都不值的了，而且就是值錢，我也已經沒有，因為我把它寄在我妹妹

家裏她的房子也給北佬燒掉了，現在我這麼窮得精光，再要去向蘇綸求婚，實在是冒昧之至，不過呢——

「恩，不過事情是這樣的，我想這場戰爭的結果，究竟誰也不知道怎麼樣，在我看起來，這竟像是世界的末日了，往後的事情誰都不能有把握，因而我想，只有我們訂了婚，對於我是一個大大的安慰，同時也許對於她也可以有點安慰，我覺得這點安慰才是真正能有把握的，而且我並不要馬上就結婚，

思嘉小姐，我要等能養活她的時候才結婚，不過那個時候到底多餓才來，我可也不知道。總之，如果真正的愛是有點價值的話，那末蘇綸小姐即使別的什麼都沒有，也總一定可以富有起來了。」

他說最後這幾句話的時候，頗帶點兒莊嚴，使得思嘉心裏雖覺得好頑，卻也不免感動了。在她想起來，她覺得像蘇綸那樣的人竟有人會愛上她，那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她一向都當她這個妹妹不過是個自私自利只曉得怨天怨地的怪物。

「怎麼，甘先生，她很和氣的說道，「這樁事情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我一定可以代替爸爸說句話。爸爸一向都很看得起你，並且希望蘇綸嫁你的。」

「現在呢？」扶瀾問着，臉上就露出快樂來了。

「現在也是的，」思嘉答道，但是她心裏卻記起爸爸對這事的態度來了，爸爸常常要在餐桌上對蘇綸問道：「怎麼，孩子！你那位熱心的情人還沒有把那問題提出嗎？是不是該我先去問他的用意呢？」想到這情景，她只好勉強忍住笑。

「那末今天晚上我就去問她，」他說時，臉上有些兒發抖，然後他拿住了思嘉的手和她握了握，「你真太好了，思嘉小姐。」

「我去叫她到這裏來罷，」思嘉笑了笑，就動身到客廳裏去了。媚蘭正在開始彈鋼琴，那鋼琴走音得非常厲害，但有幾個鍵子還入調，媚蘭正在提高了嗓子，領導大家唱着聽啊！先驅的天使歌唱了一曲。

思嘉突然站住了，她聽見了這種歌聲，真有些不能相信戰爭曾經兩度掃蕩過這裏，不能相信自己是住在一個饑餓的地方，已經是瀕於絕境，突然的她朝轉扶瀾這邊來。

「你剛才說你覺

得是十麼意思？

「我是可以」

道，這場戰爭是不能支持很久的了。軍隊的喪失沒有人補充，逃兵的數目又一天天的增多，多到軍隊裏自己不敢承認了。你總明白，兵士們知道自己家裏人在挨餓，就都急乎要回去想法子了。這是怪不得他們的，但是軍隊的力量因此而薄弱，而且軍隊沒有糧食就不能打仗，無奈糧食的確沒有了。這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你知道的，我的職務就是給軍隊採辦糧食。自從我們拿回俄狼陀之後，我就一逕在這帶地方跑來跑去，現在的確連養活一隻烏鴉的食物都不夠了。從這裏往南一直到沙番的三百哩地面，情形都是這樣的。大家都在餓肚子，鐵路又斷了，槍械又沒有補充，彈藥已經快要竭，並且連做鞋子的皮都沒有……所以你看，末日是快要到了。」

但是思嘉對於聯盟州快要絕望的情形倒並不覺得嚴重，她所認為嚴重的是食物的稀少。她本來要打發阿寶帶了那個北佬留下來的北方錢，冒險到各處去試買糧食和衣料，但是如果扶瀾所說是真的話，那就——

但是馬崗還沒有失陷呢。馬崗必定還有糧食好買的。等到這些差委隊走了之後，她就一定要叫阿寶帶那匹馬去試一下看。這是很容易把馬去送給軍隊去的，但是這個險她不得不冒。

「好罷，今天晚上我們不要再談這種掃興的話了，甘先生。」她說。「你去坐在我媽那間小房間裏去，我叫蘇綸到你那裏來，那你就——好罷，你們就可以說幾句私己話了。」

扶瀾紅着臉，微笑着，從客廳裏溜了出去。思嘉拿眼睛送着他去。

「可惜他不能馬上就跟她結婚呢，」她想。「不然我們也可以少一張嘴吃飯了。」

第二十九章

到了第二年春天，鍾斯通將軍又回來指揮那個七零八落的殘餘部隊，他就在南嘉羅陵投降了北軍，戰爭就此告結束。但是這消息直到兩個禮拜之後才傳到陶樂，因為陶樂人人都很忙，誰也抽不出功夫去到外邊旅行聽消息，同時他們的隣舍家也是一樣忙的，大家都沒有往來，因而消息傳得很遲慢。

春耕正在大忙的時候，阿寶從馬崗帶回來的棉花子跟菜子又都要栽種了，阿寶自從去了一趟馬崗回來，就驕傲得了不得，因為他居然能够平平安安的回來，而且帶回了一大車的衣料，種子，家畜肥肉和好肉，以為這功勞是非同小可了。他一逼一遍的，不住說着路上怎樣逃過了危險，怎樣從那些小路僻徑上來去，才得沒有出事兒。他來去一共走了五個禮拜，把個思嘉着急得什麼似的。但是他回來的時候，思嘉並沒有罵他，因為他這趟的差使總算辦得很成功，而且還剩了許多錢回來。她很疑心他那些家禽之類的食品並沒有化錢買的。她曉得阿寶鬼把戲很多，如果他在路邊碰到沒人看守的雞欄或是煙臘室，他就再也捨不得拿錢去買了。

現在他們既然買到了糧食，就想要恢復起常態的生活了，因而大家都忙碌起來，大家都派到工作，並且是永遠做不完的工作。棉花田裏去年留下的枯桿得要檢開去，以便栽下今年的新種子，而且那匹馬是沒有耕過田的，得要慢慢的把它訓練起來。園裏的野草得要拔乾淨，才可以開出來種菜。此得劈木柴，還得割那些給北佬燒掉的籬笆，還有阿寶張在那裏的獸網，每天得去看兩次，放在的鈎竿也得換餌，還有許多日常瑣碎的事，如同鋪牀，掃地板，洗碗碟，餵豬，飼雞，煮雞。

蛋沒有一件不是要人的，還有那頭牛，得要給它擠奶，得要放它到爛泥地裏去吃草，又得整天當心看着它，免得給北佬或是甘扶瀾的部下回來拿了去，就連小衛德也派到職務了，他每天早晨起來，就要像煞有介事的拿着一隻籃子到外邊去檢取樹枝木片，以備生爐子引火之用。

停戰之後，本區裏面是方家的幾個孩子最先回來，這個投降的消息就是他們帶回來的。樂西脚上還有鞋子穿，所以是走路來的，東義光赤脚，騎着一匹光背的騾子，方家全家人裏面，東義向來最愛佔便宜，他們經過了四年來的風吹日晒，面色比前更黑了，更瘦了，但是更結實了，又從戰場上帶歸了一臉的黑鬍子，以至於別人家都不認得他們了。

在他們回到含羞樹去的路上，因為急乎要回家，只在陶樂耽了一歇兒，跟那幾個女人親了一下嘴，把投降的消息告訴了她們。現在統統結束了，他們說，統統都完了，他們對於這樁事情像覺得無關重要，也不願意多談。他們所要知道的就是含羞樹是否已經被燒掉，因為他們從餓狼陀向南來，一路只看見孤零零的烟囪豎在那裏，所以對於他們自己的房子已經覺得沒有多大希望了。及聽到陶樂報告了那個喜信，他們才鬆過了一口氣來，又聽見思嘉說起賽莉怎樣發狂似地騎着馬，怎樣輕而鬆之地跳過了她的籬笆，他們便又拍着大腿大笑了一陣。

「這女孩子本來很豪氣的呢，」東義說，「想不到約瑟會死的，真是她運氣該倒霉，你們家裏誰有捲烟嗎，思嘉？」

「沒有，只有兔兒煙，爸爸放在一根玉米桿上吃的。」

「我還不會吃兔兒煙，」東義說，「但是將來大概也要學會的。」

「孟提，蘇好嗎？」樂西很急切地卻是帶點兒不好意思地問，這才使思嘉記起他對於賽莉的妹子是有過意思的。

「哦，好的，她現在跟她的姑媽住在萬葉，你知道她家落迦哇的房子燒掉了，她家其餘的人都住在馬崗。」

「你誤會了，思嘉，他問這話的意思是，提摩有沒有跟自衛隊裏什麼軍官結婚呢？」東義嘲笑他說，樂西立刻就睜起一雙兇狠狠的，眼睛對着他。

「當然她沒有跟人結婚啊，」思嘉覺得很有趣地說。

「她跟人家結了婚倒好呢，」樂西憂鬱地說，「你想這種世界——哦，對不起，思嘉，可是一個男人家要是家裏的黑奴都給解放了，牲口都給拿光了，並且口袋裏一個錢都沒有，他怎麼好向一個女孩子開口求婚呢？」

「你知道提摩是不會計較這些事情的，」思嘉說，她之所以能替提摩說這樣一句好話，是因為方樂西向來不會追求過她自己的緣故。

「不過我決不會要求一個女孩子跟一個叫化子結婚的，她那邊也許不覺得難過，我這邊卻要難過的。」

當思嘉跟他們哥兒倆在前廊上談話的時候，媚蘭、蘇綸、愷玲三個本來也都在場的，但是她們一聽到投降的消息，便都溜進屋子裏去了。及到他哥兒倆走後，思嘉也進了屋子，這才聽見她們三個在母親的小辦事房裏低聲哭泣。她們哭的是投降的消息，現在什麼都完了，她們的一場光明美夢煙消雲散了，那個奪去了她們的朋友、愛人、丈夫而使她們的家庭淪為乞丐的主義粉碎無餘了。她們當初以為這個主義是永遠不會崩潰的，現在卻是崩潰得萬劫不復了。

但是對於思嘉，這事卻引不出眼淚來。她第一下聽見這個消息的時候，心裏就在想好了好了，謝謝！現在我的牛不會給人偷去了，現在我的馬可以安全了，現在我們可以把那些銀器從井裏拿

出來，大家都有刀叉好用了。現在我到各處地方去找食物，再也不用害怕了。

這是多麼一件可以使人鬆一口氣的事情啊！從今以後，她聽見了馬蹄的聲音，不會嚇得跳起來；以後，她不會半夜三更的突然醒轉來，心驚肉跳的側着耳朵聽了。從今以後，陶樂是安全了，她的夢覺不至於會實現了。她不至於要站在自己的院子裏，眼光光看着自己的房子化爲

是死了，但是在思嘉心目中，她向來覺得戰爭是愚蠢的，和平是可愛的。她平時的時候，向來不會感到過興奮，聽見南部國歌吹奏的時候，也向來不會做過了看護，擔心過圍攻，但是她的心理是跟別人不同的，別人都全出於不得已，現在什麼都完了，她再也用不着怨天尤人了。

無盡的，現在居然已經結束了。這場無緣無故的戰爭並不會切成了兩段，並且使她對於從前那種無憂無慮的日子，有感情的，她也曾想起了從前那個穿着綠色淺鞋披，彷彿那個思嘉並不是她自己似的。從前那個郝思嘉曾經有論百的奴隸一呼百諾的服侍着她，曾經有百順的縱容着她，而這個縱容嬌養慣了的小

買多少棉花子。

哭泣的女人，便向那書記的坐位上坐了下去，無限的快樂，當即又丟開手裏的鵝毛筆。戰爭是結束回家來了，於是她心裏起了疑惑，不曉得媚蘭在這裏——不是信，我們不會接到信的，但是不久之後，哦，他總

一個禮拜一個禮拜的過去了，還是沒有希禮的消息。南方的郵信仍舊的區域，簡直是全然不通了。偶爾有一個從俄狼陀來的過路客，帶了白得痛哭流涕的求她們回去，但是從來沒有希禮的消息。

戰以後，思嘉跟蘇綸姊兒倆常常要爲着那匹馬的事情大吵嘴。現在蘇綸知道出門再不到北佬的危險，便想出門去看看隣舍家了，因爲她在家裏覺得非常寂寞，頗想恢復一點從前社交生活，出去找找朋友，至少也可以知道知道其餘的人家是否都跟陶樂的境況一樣。但是思嘉無論如何不肯讓她騎那匹馬出去。她說馬是要工作的，要到樹林裏去拖木柴，要耕田，又要讓阿寶騎。

出去找食物禮拜天呢，他又該有權利在牧場上吃吃草休息休息了。如果蘇綸要出去看朋友，她儘管可以步行去的。

但是蘇綸平日也是嬌養慣了的，從來沒有步行過一百碼以上的路，現在要她跑路去看朋友，她覺得乏味之極，因此她寧可賴在家裏不去，只是哭着鬧着，不住叫着「母親在世就好了，母親在世就好了」！後來思嘉實在聽得不耐煩，便把那個許她已久的耳摺實行打了，而且打得非常厲害，竟把她打得大哭大叫着倒在牀上去，並且使得全家人都驚惶失色。從此以後，蘇綸就不大敢哭鬧了，至少在思嘉面前要好些。

但是思嘉說的要馬工作那句話，也只有一半真實，還有一半呢，就是她自己用了那馬出去拜過一次客的事實了。這事離開停戰那天還不到一個月，自從她拜了這次客回來以後，她的勇氣又發生了動搖，但是她只悶在肚裏不敢說出口。

她看過的這些人家裏面，還算方家的景況最好，那是全靠賽莉騎着一匹馬勤勞奔跑的功勞。不過說是最好，也不過是比較上的說法，比較其餘那些一籌莫展的人家稍好罷了。方老太太自從那次領導全家人撲火救屋，使得了一種心病，直到現在始終沒有好。方老醫生已截了一隻臂膀，還在慢慢調養的期間。樂西和東義已經拿起鋤頭鋤子學起田裏的工作來了。當時思嘉趕了一部歪歪倒倒的貨車到他們莊子上去，他們兩個正都在田裏工作，一看見了她，便和她隔着籬笆握了一握手，隨後彼此相視了一回，都不覺得淒慘而好笑。思嘉說要問他們買點玉米種子，他們答應了，隨即討論起莊子上過日子的問題來。他們說現在家裏還有十二隻雞子，兩頭牛，五口豬，以及他們從戰場上帶回來的四匹驢子，又說他們有一口豬剛剛死了，恐怕其餘幾口也要保不住。思嘉聽見這兩位公子哥兒把幾口豬的事情說得這麼嚴重，不由得又笑了起來，但是這回的笑也是慘苦的。

含羞樹的全家人都對思嘉非常的歡迎，並且送給她一些玉米種子，無論如何不肯要她的錢。思嘉把一張綠票子放在他們桌上的時候，那方家人的暴躁脾氣就馬上發作了。思嘉只得重新把那票子收回來，拿了種子，暗底下塞了一張一元的鈔票到賽莉手裏。賽莉現在是變了一個人了，跟八個月以前思嘉剛剛回來看見她的時候大不相同了。那時候她雖然也很蒼白，很憔悴，但是還帶着一種輕快的態度。現在那種輕快態度完全沒有了，彷彿聯盟軍的投降已經把她一切的希望都剷了去了。

「思嘉，」她一面接了那鈔票，一面對她低聲說：「你想開了這一場到底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到底爲什麼要打呢？唉，我的可憐的約瑟，唉，我的可憐的孩子！」

「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爲什麼要打，我也不去管它，」思嘉說：「而且我對於這樁事情並不感興趣。我是向來對它不感興趣的，戰爭是男人的事，不是女人的事。現在我感興趣的就是要好好的種它一熟棉花。你拿這塊錢去給小約瑟買件衣裳穿穿罷。我看他是需要衣裳得緊了。而且我決不能白要你家的種子，雖則樂西跟東義都這麼客氣。」

於是樂西、東義送她上了車，並且跟平時一樣客氣的跟她道了別。思嘉一路趕車回去，他們身上那種襤褸的情形以及他們家裏那種淒涼的景況不住在她眼前浮現着，使她不由得一陣陣打起寒噤來。因爲她自己已經窮得要不得了，就是能够看看別人家的富有也是好的，不料別人家裏也是跟她一樣朝不保夕的呢！

其次，他到松花莊去拜訪高家。高愷悌已經回家了。她到那裏的時候，他正坐在太陽底下一把躺椅上，膝蓋上鋪着條圍巾，神氣非常的憔悴，並且啞啞的咳着嗽。但是他一經看見了思嘉，面上也顯出一點光彩來，並且從躺椅上勉強站起來跟她招呼了一下。據他自己說，他不過是胸口裏停了點風寒，是因在前線時雨底下睡覺得來的。他相信自己不久就會好起來，也就要下田工作了。

一會兒高嘉菱也從裏面出來了，她跟思嘉才打了一個照面，思嘉就已看出她心裏懷着莫大的愁惱。因爲愷悌還不覺得前途的暗淡，她是覺得的了。現在她們家裏顯得非常之零亂，院子裏已經長滿了野草，屋子裏也狼藉不堪。嘉菱自己也十分消瘦，並且顯得很緊張的樣子。

她們家裏除了她姊姊倆之外，還有那個北佬的繼母，還有她的四個異母的小妹妹，還有那總監工的北佬什而登。思嘉對於什而登向來就覺得討厭，也同討厭從前她自己家裏的魏忠一般。因爲這個什而登向來不大有做用人的規矩，及至高先生跟累福死了之後，他就越發大模大樣起來了。現在他出來招呼思嘉，竟把她看做一個平輩人一般，全沒有一點上下的禮數，使得思嘉覺得非常不舒服。原來這位北佬太太向來對底下人不講規矩，因而他就愈加放肆了。

「我們這位什先生真是好人呢，他在這樣艱難苦楚的時候都捨不得丟開我們走，」高太太一面對思嘉說着，一面怯生生的對嘉菱和愷悌瞟了一眼。「我想你也總聽見說過，我們的房子兩次都是他救下來的呢。我們要是沒有他，真不曉得怎麼過日子，錢又沒有，愷悌又——」

愷悌聽見了這話，立刻把蒼白的面孔漲得緋紅，嘉菱也擎起一張嘴，把兩道長眼睫毛垂下來，蓋掉眼睛。思嘉頗能了解他們的情感，知道他們聽見繼母說要他們感激那個北佬監工的話，心裏覺得難受極了。高太太自己已經看出，便窘得差不多要哭出來。她知道自己又說錯話了，她自己也不懂，怎麼老是會說錯話的？她簡直就不懂得南方人的心裏，雖則她在肇嘉州已經住了二十年。她總不知道哪一些話是不應該對她這兩個繼兒女說的。不過她無論說錯了什麼話，做錯了什麼事，這兩個繼兒女對於她仍舊都很客氣，因此她只得暗中賭着咒，一定要帶同她親養的幾個女兒回到自己北方去，將這一對怪脾氣的前娘兒女丟下了不管。

思嘉拜訪過了這幾家之後，已經沒有意思要去看湯家。她知道他家的四個兒子一個不剩了，房

子也燒爲平地了。一家人都擠在總監工房子裏住了，因而她怎樣也鼓不起興子去。但是蘇綸跟澄玲一逕逼着她，媚蘭也說湯先生已經回來，她們不去探望一趟是要對不起人的，於是她們終於檢了一個禮拜天去了。

這一次拜訪的印象最爲惡劣。

當她們的車子將近他家的時候，她們第一個看見的是湯芑莉太太，她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騎馬服，腋下夾着一條馬鞭，正坐在馬圈子柵欄上默默出神。在她旁邊，蹲着那一個向來替她看馬的矮腳黑人，也瞪着一雙眼睛在那裏發楞。那個馬圈子向來是大馬小馬擠着一大羣的，現在卻空無所有，只剩湯先生從前線騎回來的一頭騾子了。

「現在我的那些寶貝兒都完了，我真不知道怎麼樣才好呢！」湯太太從柵杆上跳下來，劈頭就是這麼一句話。倘使是一個陌生人，總一定要當她說的「寶貝兒」是指她的四個兒子，但是思嘉她們都明白，她並不是說她的兒子，卻是說她的那些馬兒。果然她繼續說道：「我那些寶貝馬兒都死光的了！還有我那可憐的乃驢，只要有乃驢在就好了！你們瞧罷，現在圈子裏就只剩這匹天殺的騾子了。天殺的騾子！」她又對那騾子怒視了一眼，重複一遍道：「我想起了從前那一些好種，現在看見了這麼一件東西，簡直是大大的一種侮辱。你們知道騾子是雜種，是一種極不自然的動物，根本就不應該養起它們來的。」

湯勤先生臉上長着一臉大鬍子，已經全然改樣了。當時他聽見有人來，也就從監工屋裏走出，跟思嘉她們親嘴歡迎。跟在他後面的是那四個紅頭髮的女孩子，身上都穿着打過補釘的衣服。同時有一打左右黑色、褐色的獵犬，也跟在她們後面出來，一聽見有陌生人的口音，便汪汪叫個不住。思嘉覺得他們全家人都帶着一種勉強裝成的快樂，便不由得感到一陣徹骨的寒冷，比在含羞樹和松花莊